



錢穆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民國專題史』叢書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上冊)

本書先于引論中探討兩宋學術以及晚明東林學派，而後分章論叙黃梨洲、王船山等五十位學術人物的思想。引證廣博，考證精深，奠定了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基本格局，是一部清代學術史的力作

周蓓 主編

錢穆 著
『民國專題史』叢書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上冊)

本書先于引論中探討兩宋學術以及晚明東林學派，而後分章論敘黃梨洲、王船山等五十一位學術人物的思想。引證廣博，考證精深，奠定了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基本格局，是一部清代學術史的力作。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全2冊 / 錢穆著．—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 10

(民國專題史叢書 / 周蓓主編)

ISBN 978-7-215-10502-7

I. ①中… II. ①錢… III. ①學術思想－思想史－
中國－清代 IV. ①B2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56658 號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地址：鄭州市經五路 66 號 郵政編碼：450002 電話：65788063)

新華書店經銷 河南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 / 16 印張 52

字數 470 千字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337.00 圓(上、下冊)

出版前言

中國現代學術體系是在晚清西學東漸的大潮中逐步形成的。至民國初建，中央政治權威進一步分散和削弱，加之新文化運動帶給國人思想上的空前解放，新學的啓蒙，新知識分子的產生，民國學術如草長鶯飛，進入一個自由而蓬勃的時代。中國傳統學科乃中國學術之根基與菁華所在，民國學人採用『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之方法，引入西方的學術觀念，積極改造，使史學、文學等學科向現代學術方向轉型。此外，大力推介西方社會科學的新學科和自然科學，在學習、借鑒乃至移植西方現代學術話語和研究範式的過程中，逐漸建立中國現代學科，使中國的學科門類迅速擴展。一時間，新舊更迭，中西交流，百花齊放，萬壑爭流，開創了中國現代學術的源頭。

伴隨知識轉型和研究範式轉換而來的，還有學術著作撰寫方式的創新。中國古代的著作向來以單篇流傳，經後人整理匯編後，方以成冊成集的面目出現并持續傳播。直到十九世紀末，東西方的歷史編撰體裁不外乎多卷本的編年體、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等，章節體的出現標志着近代西方學術規範的產生和新史學的興起。章節體具有依時間順序，按章節編排；因事立題，分篇綜論；既分門別類，又綜合通貫的特點。以章、節搭建起論述之框架，結構分明，邏輯清晰，較傳統的撰寫體裁容量大、系統性強。它的傳入，使中國現代學術體系從內容到形式被納入了全球化的軌道。民國時期專題史的研究、譯介、編纂、出版恰恰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欣欣而發，是學術的實驗場，也是歷史的記錄儀。編選『民國專題史』叢書的初衷正是爲了從一個側面展示中國學術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歷史進程。

專題史是對一個學科歷史的總結，是學科入門的必備和學科研究的基礎，也是對一個時代艱深新銳問題的解答，是學術研究的高點。民國專題史著作中，既包含通論某一學科全部或一時代（區域、國別）的變化過程的，又囊括對一時代或一問題作特殊研究的，還有少部分是對某一專題的史料進行收集的。原創與翻譯并重，翻譯的底本大多選擇該學科的代表著作或歐美大學普及教本，兼顧權威性和流行性，其中日本學者的論著占據了相當比

重。日本與中國同屬東亞儒家文化圈，他們在接納西方學術思想和研究模式時，已作了某種消化與調適，從思維轉換的角度看，更便于中國借鑒和利用，他們的著作因而被時人廣泛引進。

與當代學術研究日趨專業化、專門化、專家化的「窄化」道路迥乎不同的是，中國傳統學術崇尚「學問主通不主專，貴通人不尚專家」的通識型治學門徑，處于過渡轉型期的民國學術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這種特徵。民國學術大師諸學科貫通一脈、上千年縱橫捭闔之功力自不待冗言，外交家著倫理政治史、文學家著哲學史、化學家著戰爭史等亦不乏其人，民國專題史研究呈現出開放、融通、跨界撰述的特點。與此同時必須看到，自晚清以來，中國的命運就在外侮屢犯、內亂頻仍的窘境中跌宕彷徨，民族存亡仿若命懸一綫。這股以創建學科、總結經驗、解決問題為指歸的專題史出版風潮背後，包裹着民國學人企望以西學為工具拯民族于衰微的探索精神，以及學術救亡的愛國之心。梁任公曾言：「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這種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歷史使命感和國民意識是今人無法漠視和遺忘的。

『民國專題史』叢書收錄的範圍包括現代各個學科，不僅限于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分類以《民國總書目》的分科為標準，計有哲學、宗教、社會、政治、法律、軍事、經濟、文化、藝術、教育、語言文字、中國文學、外國文學、中國歷史、西方史、自然科學、醫學、工業、交通共16個學科門類。本叢書分輯整理出版，內不分科，單本發行，方便讀者按需索驥。既可作為大專院校圖書館、學術研究機構館藏之必備資源，也可滿足個人研讀或興趣之收藏。

與目前市場已有的一些專題史叢書相比，『民國專題史』叢書具有規模大、學科全、選本精、原版影印的特點。本叢書選目首重作者的首創、權威和著作影響力，尤其注重選本的稀見性。所謂稀見，即建國後沒有再版，且多數圖書館沒有收藏，或即便有收藏，也是歸于非公開的珍本之列予以保存，普通讀者難以借閱。部分圖書雖有電子版，但作為學術研究的經典原著讀本，紙質版本更利于記憶和研究之用。本叢書精揀版本最早、品相最佳的原版圖書作為底本，因而還具有很高的版本收藏價值。

『民國專題史』的著作是民國學者對於那個時代諸問題之探究，往往有獨到之處，無論其資料、觀點短長得失如何，要之在中國現代學術史的構建與發展進程中，自有其開宗立論之地位。

自序

民國二十年秋，余始任教國立北京大學，爲諸生講近三百年學術史，因撮記要指備，今五載，粗成首尾。

竊謂近代學者每分漢宋疆域，不知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平漢宋之是非，故先之以引論，略述兩宋學術概要。又以宋學重經世明道，其極必推之於議政，故繼之以東林。

明清之際，諸家治學，尙多東林遺緒。梨洲嗣軌陽明，船山接迹橫渠，亭林於心性不喜深談，習齋則兼斥宋明，然皆有聞於宋明之緒論者也。不忘種姓有志經世，皆確乎成其爲故國之遺老，與乾嘉之學，精氣負絕焉。

抑余治諸家書，猶多餘憾。亭林最堅卓，顧其辭薦也，則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二甥旣爲清顯宦，弟子潘次耕，親兄備受慘毒，亦俯首爲清臣。梨洲晚節多可譏。晚村獨持夷夏之辨不變，然余讀其遺訓手迹，縷縷數百言，皆棺衾附身事耳，獨曰，「子孫雖貴顯，不許於家中演戲，」則無怪後人之入翰苑也。船山於諸家中最晦，其子則以時文名。習齋力唱經世幹濟，恕谷乃爲游

幕。徐獨石所謂「遺民不世襲」而諸老治學之風乃不得不變。繼之以潛邱西河，此國亡不復後之所謂考據學也。復繼之以穆堂謝山，此國亡不復後之所謂義理學也。彼其所以與晚明諸遺老異者，豈不在朝廷哉，豈不在朝廷之刀鋸鼎鑊富貴利達哉！

乾隆御製書程頤論經筵劄子後有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乎？使爲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已不過問，幸而所用若韓范，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設不幸而所用若王呂，天下豈有不亂者，此不可也。且使爲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爲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夫不爲相則爲師，得君行道，以天下爲己任，此宋明學者幟志也。今日「以天下治亂爲己任」尤大不可，「無怪乾嘉學術一趨訓詁考訂，以古書爲消遣神明之林囿矣。於此而趨風氣，趁時局，則治漢學者必以詆宋學爲門面，而戴東原氏爲其魁傑。起而糾謬繩偏，則有章實齋，顧曰：「六經皆史，皆先王之政典，」然爲之君者既不許其以天下治亂爲己任，充實齋論之所至，亦適至於遊幕教讀而止，烏足以上媿王介甫程叔子之萬一耶！

嘉道之際，在上之壓力已衰，而在下之衰運亦見。漢學家正統如阮伯元焦里變之候也。起而變之者，始於議政事，繼以論風俗，終於思人才，極於正

其選也。然而皆無以大變乎其舊，則亦無以挽世運於復隆。南海

不暇正，人才有不暇論，風俗有不暇辨，一切務以變法改制爲救亡，而託附之於保王是復欲以天下治亂爲己任，而又不能使其君深居高處，而不過問，則徒爲兩敗之道也。

嘗試論之。中華之受制於異族，有三期焉：一曰五胡元魏，再曰遼金元，三則滿清。當元嘉之末，連，一時名流勝望，相繼南遷，其留而在北者，猶守舊轍，務經學，上承兩漢之遺，皆南士清玄之所鄙，吐而不道者。然而胡姓之貴，受其薰陶，縣綴不絕，卒成周隋之治，下開唐基，此一期也。遼金用漢人，僅保所掠而已。元人挾其武彊，最鄙漢化爲不足尊，其治無可言時，則中華之文運幾輟，然譬如嚴冬雪虐，枝葉雖辭，根荄無傷也。故明人之學，猶足繼宋而起。滿清最狡險，入室操戈，深知中華學術深淺，而自以利害爲之擇，從我者尊，逆我者賤，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爲心，而相率逃於故紙叢碎中，其爲人高下深淺不一，而皆足以壞學術毀風俗而賊人才。故以玄燁胤禔弘曆踞其上，則幸而差安，以顓頊晏寧奕訖載淳載湜爲之主，則終不免於大亂。而說者猶謂滿族入關，卒爲我所同化，政權雖移，中華之文運依然，誠淺之乎其爲論也。

今日者，清社雖屋，厲階未去，言政則一以西國爲準繩，不問其與我國情政俗相洽否也。捍格而難通，則激而主全盤西化，以盡變故常爲快，至於風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習之日汙日下，則以爲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懷言學，則仍守故紙叢碎爲博實。苟有唱風教，崇師化，辨心術，覈人

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倫政事，持論稍稍近宋明，則側目卻步，指爲非類，其不詆訶而揶揄之，爲賢矣！

斯編初講，正值九一八事變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目擊，別有會心。司馬氏表六國事曰，「近己則俗變相類」，是書所論，可謂近已矣。豈敢進退前人，自適己意，亦將以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求以合之當世，備一家之言。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蓋有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而不必盡當於著作之先例者。知我罪我，所不敢問也。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九日自序於北平之未學齋。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引論·····	一
-----	---------	---

第二章	黃梨洲附陳乾初潘用微呂晚村·····	二二
-----	--------------------	----

第三章	王船山·····	九五
-----	----------	----

第四章	顧亭林附馬驥·····	一二一
-----	-------------	-----

第五章	顏習齋李恕谷·····	一五八
-----	-------------	-----

第六章	閻潛邱毛西河附姚立方馮山公程縣莊胡東樵顧宛溪·····	二二〇
-----	-----------------------------	-----

第七章	李穆堂附萬孺廬王白田朱止泉全謝山蔡元鳳·····	二五九
-----	--------------------------	-----

第八章	戴東原附江慎修惠定宇程易田·····	三〇六
-----	--------------------	-----

第九章	章實齋附袁簡齋汪容甫	三八〇
第十章	焦里堂阮芸臺凌次仲附許周生方植之	四五三
第十一章	龔定菴附莊方耕莊葆琛劉申受宋子庭魏默深戴子高沈子敦潘四農	五二三
第十二章	曾滌生附羅羅山	五六九
第十三章	陳蘭甫附朱鼎甫	五九六
第十四章	康長素附朱子襄廖季平譚復生	六二三

附表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第一章 引論

上 兩宋學術

近代學術
導源於宋

宋學導源
於唐之韓

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何以當始於宋，曰近世揭黻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則無以平漢宋之是非。且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峯、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菴、習齋，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於宋學。繼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慎修諸人，皆於宋學有甚深契詣。而於時已及乾隆，漢學之名始稍稍起，而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於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爲判。道咸以下，則漢宋兼采之說漸盛，抑且多尊宋貶漢，對乾嘉爲平反者，故不識宋學，卽無以識近代也。

然則治宋學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唐，而昌黎韓氏爲之率。何以治宋學必始於唐，而以昌黎韓氏爲之率，耶？曰尋水者必窮其源，則水之所自來者無遯隱。韓氏論學雖疎，然其排釋老而返之儒，昌言師道，確立道統，則皆宋儒之所濫觴也。嘗試論之，唐之學者，治詩賦取進士第，得高官，卑者漁獵富

安定泰山
爲宋學先
河

宋學精神

貴上者建樹功名，是謂入世之士。其遷跡山林，棲心玄寂，求神仙，溺虛無，歸依釋老，則爲出世之士。亦有既獲應仕，得厚祿美名，轉而求禪問道於草澤枯槁之間者，亦有以終南爲捷徑，身在江海而心在魏闕者。要之不越此兩途。獨昌黎韓氏，進不願爲富貴功名，退不願爲神仙虛無，而昌言乎古之道曰：爲古之文者，必有志乎古之道，而樂以師道自尊，此皆宋學精神也。治宋學者，首昌黎，則可不昧乎其所入矣。昌黎以來，唐之爲學者，亦無以大殊乎其昔。及乎五代，在朝爲馮道，在野爲陳搏，則仍唐人風氣也。言宋學之興，必推本於安定泰山。蓋至是而師道立，學者興，乃爲宋學先河。史言：

神宗問安定高弟劉彝：「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對曰：「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石方在場屋中，修進士業……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出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比也。」

劉氏此言，不徒善道其師，蓋宋學精神，劉氏數言亦足盡之。所謂「道德仁義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者，此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學，以異於進士場屋之聲律，與夫山林釋老之獨善其身而已者也。時孫門有石介、徂徠，著怪說三篇及中國論。三怪者，一曰文章，二曰佛，三曰老。此即進士場屋之與道、釋山林，彼皆無意於生民政教之事者。故安定湖學，分經義、時務兩齋，經

高平與廬
陵

華山源溪
非宋學真
源

義其體，時務其用也。慶曆中，詔下蘇、湖取其法，著爲令於太學。及皇祐，安定來太學主講，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蓋自唐以來之所謂學者，非進士場屋之業，則釋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於爲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樹其體於我躬，必學術明而後人才出，題意深長，非偶然也。安定得伊川卷，大奇之，即處以學職。而伊川於安定，終其身非先生不稱，於濂溪則字之曰茂叔而已。

安定同時有范仲淹、希文，即聘安定爲蘇州教授者。泰山孫明復亦希文在睢陽掌學時所激厲，索遊孫秀才也。安定、泰山、徂徠三人，既先後遊希文門，而江西李泰伯、希文知潤縣，亦羅致教授郡學。朱子記李延平語，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賤霸」者也。而希文在陝，橫渠張子以兵書來見，希文授以中庸，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時橫渠則年十八矣。希文固以秀才時，即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稱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歐陽修稱之，謂范仲淹「初以忠言議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王安石之於希文，亦推之爲一世之師。蓋自朝廷之有高平，學校之有安定，而宋學規模遂建。後人以濂溪爲宋學開山，或乃上推之於陳搏，皆非宋儒淵源之真也。

宋代士大夫矯厲尚風節，既自希文啓之，而希文罷知饒州，尹師魯、歐陽永叔皆坐貶，自是而朋黨之論興。而永叔亦以獎引後進爲務，其語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故葉水心謂：「歐陽氏策，

爲三代井田禮樂而發者五，又稱其以經爲正，而不汨於章讀箋詁，此歐陽氏讀書法也。然則廬陵所以繼踪高平以爲宋學眉目者，豈僅於效法昌黎之爲古文而有意於闢佛云爾哉？全謝山爲宋元學案，首安定，次泰山，高平，又次廬陵，蓋得之矣。

荆公與宋學

王安石介甫，亦出廬陵門。其先官淮南者四年，二十五至所爲淮南雜說出，一時相推以爲孟子。而介甫去淮南之翌年，慶歷六年二程始見濂溪於南安。介甫極重安定，寄詩曰：先生不試乃能爾，誠令得志

二程與橫渠

何如哉？介甫之於神宗，則所謂得行其志者。劉靜春謂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又曰：後之君子，必不安於注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人才自出，治道自舉。以此評介甫，良爲諦當。修聖人之經，卽安定之經義其體也。新天下之法，卽安定之時務其用也。安定存其說於學校，希文永叔介甫欲見其績於朝廷，彼其措心設意，夫豈相遠。明道上神宗陳治法十事，其要者若師傅井地學校兵農諸大端，亦將以所發明聖人體用之學，施之政教，而返斯世於三代以跨駕漢唐。伊川召見問治道，則曰：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而橫渠尤醉心，謂周禮必可行於後世，謂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謂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咎一人而定，謂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關洛之學，亦不過曰：不憑注疏而新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而新天下之法，之二者而已。故荆公易說不在三經內，說者謂荆公不

北宋學術
之兩大精神

王霸義利
之辨

兩宋學術
之轉變

東萊與南
軒

愜意故置之，然伊川獨令學者習其書。明道則謂王介甫行新法，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其爲害不至此之甚。而介甫於橫渠，亦曰新政方行，欲求助於子載。此皆北宋學術大體之可考見者。

辜較言之，北宋學術不外經術政事兩端。大抵荆公新法以前，所重在政事，而新法以後，則所重尤在經術。明道嘗言：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通變用之。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故洛學所辨，王霸之外，尤嚴義利，而會其歸於天理。人欲李延平所謂大抵前輩議論麗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其間分別，蓋以洛學爲樞機也。

迄乎南宋，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愈淡。東萊與朱子書，謂向見論治道書，其間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此固爲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啓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爲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爲治之具，可次第舉也。儻人心未孚，驟欲更張，則衆口譁然，終見沮格。此正熙寧新法之所以敗，而東萊慨切言之。張南軒則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子謂其廣前聖之所未發，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自是學者爭務爲鞭辟向裏，而北宋諸儒一新天下之法，以返之唐虞三代之意，則稍稍疏焉。故永嘉事功之學，爲考亭之徒所不喜。良

朱子

宋學決非
無爲

鄙薄漢唐
與新經義

鄙薄漢唐
與書院講學

齋止齋水心悅齋皆好言周禮，而朱子則非之，謂周禮周公未必盡行，教學者非所宜先。然王霸之辨，猶力持弗變，雖以龍川之斷斷力爭，朱子終不稍屈，則其一新天下之法令以返之三代之上者，如痿人之不忘起，瘖者之不忘言，固非絕然無意於斯也。近世論宋學者，專本濂溪太極圖一案，遂謂其導源方外，與道釋虛無等類並視，是豈爲識宋學之真哉。

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此兩宋諸儒所倡王霸之辨也。既欲一新天下之法令，而鄙薄漢唐爲不足循，則經籍注疏之成於漢唐諸儒之手者，自亦無足存，而於是有所謂新經義之作。此不徒介甫爲之，兩宋諸儒靡不爲此，思以易夫舊，而其事大成於考亭。既以爲三代周孔之道，晦塞於漢唐而復明於今日，則所以講誦傳述之者，有待於師道之興起，而其精神所寄，則微見於書院之講學。此自范希文胡翼之已然，而荆公新法，亦汲汲以興學校，頒新經義爲務，此固非偶然而爲矣。

故言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革新政治，其事至荆公而止，創通經義，其業至晦菴而遂，而書院講學，則其風至明末之東林而始竭。東林者，亦本經義推之政事，則仍北宋學術真源之所灌注也。

下 晚明東林學派